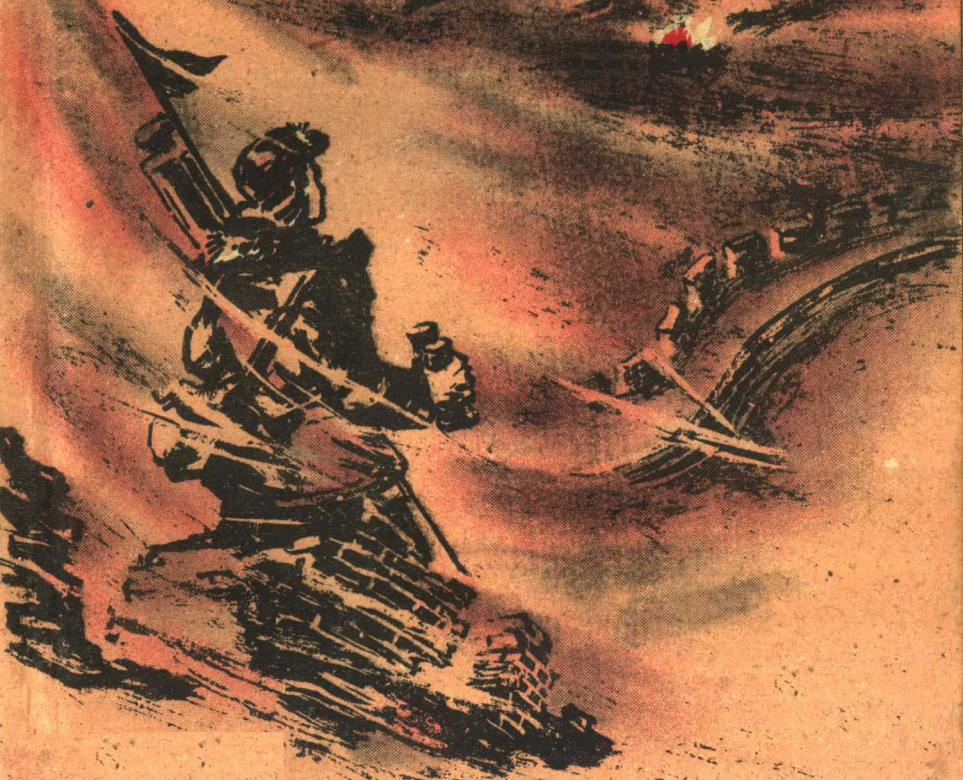


烽火台

潘 勵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烽火台

● ● ●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
烽火台

潘 励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1960年·太原

烽火台

潘 励 著

★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太原印刷厂印刷

★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• $2\frac{3}{4}$ 印张 • 53,000字

一九六〇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六〇年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,120册

统一书号: 10088.357

定 价: 0.28 元

目 录

高标上的轶事·····	(1)
风雪韩家山·····	(8)
山 洪·····	(24)
为了共同的事业·····	(29)
高师傅·····	(37)
烽火台·····	(54)
生活的波澜·····	(67)
后 记·····	(82)

高标上的軼事

巍峨的标架耸立在这一望无垠的平原上，显得特别的雄伟。在高标上进行高空作业，倒是挺有趣的。往远处看，太行山象一道屏风，气势磅礴地挺峙在北方。往南看，黄河象一条银链，从那白云的尽头倾泻出来，又消失在白茫茫的天边。周围是一片翠绿的庄稼，其间点缀着一簇簇的竹林和果园，象给美丽的绿毯绣上了一朵朵鲜艳图案。

大地是这样的美，但现在又有谁去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呢？

每天，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高标上早就响起了斧锯声，但人们的心里却越来越沉重。这个标叫行家见了，准会笑破肚皮的，顶上的口子那末大，要是铺上站台板，上面准能唱得开戏，站在跟前往上看哪，高标就象马上要倒下来似的。提起造高标的事，真也有点好笑：半个月以前，黄工程师把我们几个测工叫去了，交给我一卷设计图，说：“小刘呀，这次在河南博爱要造座高标，这任务交给你啦。”

“高标？”我翻开设计图看了看，提心吊胆地说：“我们以前可没干过这玩艺儿呀。”

黄工程师把眼珠一瞪说：

“誰也不是剛出娘肚子就會造高標的，不會就不能學嗎？”

我看了看組裏面的這伙人，除了趙師傅是個木匠而外，其他的都是跟我半斤八兩的傻小子，那能行嗎？我一急，說道：

“這末大的工程，連個技術員也沒有，我可干不了！”

“噯，噯，噯，干嗎生那末大的氣呀？”黃工程師連勸帶哄地說，“現在，叫我上哪兒找人哪？這樣吧，你們先干着，要是發生了什麼解決不了的困難，再通知我，我馬上就來，怎麼樣？”

於是，我們就這樣肩膀上抗着個腦袋來了。一到河南，什麼工具也沒有，絞盤跟滑車連影子也沒見着。實在沒路啦，找了七、八十個鄉下來幫助，用大繩子拉樁柱。嘿，這三十多米長的樁柱找人硬拉起來可不是鬧着玩兒的！在拉第三根杆子時，繩子一不小心拉斷了，差點沒把人壓死。就這樣總算把樁柱湊和着拉起來了。大家一樂，慌慌張張地就往上頭釘橫檔，趕釘起一看，大伙只好咧着嘴笑了，高標象個懷了孕的媳婦似的，挺着個大肚了，趕造起來以後，不刮風它自己就會倒下來。我一急跑到縣里去拍電報，誰知過了兩天，連一點兒動靜也沒有，於是又連着發了兩封加急電報，心想隊部再不派人來，我就找上門去了，再這樣蠻干下去，出了事故找誰呀？……

天已快近中午了。田野上傳來拖拉機雄壯的吼聲，中間夾雜着采棉姑娘們一串串銀鈴似的笑聲。我回過頭來朝公路那邊望了望，有一輛小汽車飛快地朝這邊駛來。嘿！那不就

是队里那辆塌鼻子中吉普吗？我一乐差点没从高标上跳下来。中吉普越过田野，开到标跟前，“嘎”的一声煞住了。从车里挤出个胖得跟皮球似的黄工程师，他用欣赏的姿态看了看高标，满意地说：“这标还不错呀！”

瞧！还说不错呢。我正想分辩，从车上跳下另外几个陌生人。黄工程师笑了笑，解释说：“这几位是从总局来的检查组，小刘呀，这回的高标在我们队上是第一次造，要干就得干好它，千万得注意质量！”说着又回来招呼道：“老田，你说对不对？真的，这回可得请你们多多指教啦！哈，哈，哈！……”

老田忙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我们还得向你们多多学习呢！哈，哈，哈！……”

我一看就知道也是个老世故。反正我们这个测量队，上级机关是很少下来检查工作的。偶尔来了两三次，也是游山逛景地溜一圈就走。临末你去征求征求他的意见，未开口就先来个“哈！哈！哈！”然后又是老一套的调子：“你们的成績很大，缺点么……没啥没啥……”末了又是一顿“哈！哈！哈！”可是，回去不久，就会接到在总局工作的老同学来信了：“……怎么老听检查组反映，说你们队的工作一塌糊涂，笑话一套一套的，难道你们不能想法改进一下工作吗？……”天哪！到底哪里有毛病呢？写信去问，也说不出所以然。我们象蒙在鼓里，很难过，可也没法。日子久了，也就有了偏见，一听总局有人来检查工作，头皮就有点发麻。没法，也只得陪着“哈！哈！哈！”……

我瞅住这个机会，对黄工程师說：

“你看这个高标……”

“慢着慢着！你們在哪儿住呀？”

我用嘴朝南边那个庄子呶了呶，黄工程师赶紧接着說：

“检查組的同志們一路都很辛苦，我們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工作等下午再談，好不？”

我还有什么說的？只好轉身朝标上爬去。車“嗚”的一声开走了，揚起了滾滾的灰土。我剛要拿起手鋸，瞥見标下正有一个矮个子矫捷地向上爬来。我拿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，从他瘦小的脸蛋上看，年齡和我相仿，两只眼睛特別有神，象两把錐子一样，銳利而严肃。我打趣似的說：“你怎么沒跟他們一块儿走呀？”剛說出口，一想不是味，忙改口道：“在高标上可危險呀！”

“沒什麼，”他笑了笑說。“上高标我也不是第一次。”

“貴姓？”

“姓张，叫张金应。”

于是他便在高标上爬上爬下，东看看，西瞅瞅，我也不知道他想搞些什么名堂。

中午，回去吃飯时，他在路上問起了工作方法。我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，他听了以后，吃惊地說：

“这是誰教給你們的？”

“我們自己。”我冷冷地說。于是他也沉默了。

到家一看，黄工程师和老田他們都已吃飽了飯，甜乎乎地在那儿打鼾哩。我一口气，吃了几个饅，招呼伙伴們轉身就

走，张金应也跟着出来，仍然在标的上下周围爬来爬去。等到半后晌，黄工程师和老田他们才散步似的来了。待到跟前时，才隐约听见了一两句话：

“你们看，这儿的柿子真不少呀！风景简直太美了，真是世外桃源呀，哈哈……”

“听说这里的梨也很便宜，临走时可别忘了带点回去……”

我正想下去商量高标的问题，张金应已走到黄工程师的面前，出其不意地问道：

“你看这座高标造得怎样？”

黄工程师又郑重其事地打量了一下高标，然后有条不紊地说：

“当然，缺点在所难免；但总的来说，基本上还是可以的，你说呢？……”

“要返工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要返工！”张金应斩钉截铁地说。

我一听呆了，赶紧下来，只见黄工程师脸已经红得跟鸡冠似的，但他还竭力摆出一副镇静的样子，苦笑着反问道：

“何以见得呢？”

“樁柱扭了，上面口太大，收不攏了……这些情况你不是看不出来，当初你为什么不把工作方法向工人们交代清楚呢？你为什么不早一点下来看看呢？现在高标成了这个怪模样，这能怪谁呢？……”

“請你說話有分寸些。”黃工程師顯然忍耐不住了，斯文的样子消失得干干淨淨，瞪着眼珠，从牙縫里挤出这几句話：“你不过才从大学出来，在实际經驗方面还得下些苦工哪！……”

“可是，良心告訴我，應該如何对待工作。”

“你簡直太放肆了，老实告訴你，这种型式是我們新的創造，新的試驗，你管不着！”說完，一扭头，气势汹汹地朝南走去。老田他們一見这情况，慌了手脚，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劝：

“噯！黃工程師，你千万別誤会……噯噯！……黃工程師，黃工程師……”

張金应回过头来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激动地說：“話我都說完了，返不返你們自己决定。”

我迎着他那銳利的目光，狠了狠心，坚决地說：“拆！”

这时，趙師傅在上面直嘀咕：

“我說先收口，你們这批后生偏不听，唉！‘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！’現在，怎么样？呵？”

“得啦，老头。‘吃一塹，长一智’喂，下回就有經驗了。”

从空中传来一陣爽朗的笑声，我和張金应也会心地笑了。……

黃工程師整整气了一夜，第二天大早，便和老田他們坐着中吉普一溜烟走了。剩下了我們和張金应。

高标迅速地升长着。每次，当我看到爬上爬下帮着指点

工作的张金应时，心里总要涌起一股爱慕的感觉。和这样的人在一块，工作还用发愁吗？……

高标上响起了歌声，这歌声象无数只号角，吹响在这秋天的原野上。

1956.12.14.初稿于温县。

1957.1.22.改于上海。

风雪韩家山

华北的初冬就冷得有点出奇。

已是傍晚时分，一个活跃在太行山区的煤田测量队，带着沉重的仪器和电池，向着龙泉山顶峰爬去。成串的汗珠从队员们的额上流下来，在风尘仆仆的脸上，留下了一道道黝黑的尾巴。鼻孔里呼出来的热气，一碰到西北风，就凝成了雪白的霜。等到爬到标架跟前时，队员们的棉衣都湿透了。

“嗨！瞧你！全长上白胡子了，活象个老头儿。”测工张克政指着组长田英的鼻子，大惊小怪地嚷了起来。

“先拿镜子照照你自己吧，还说别人呢。”

几个人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都天真地笑了起来。

天上，一堆堆浓黑的乌云，象一座座的山一样，向人们的头上压过来。看看快到人们的头顶上了，忽而又迅速地飞了过去。四面重迭环抱的群山，也象天上的乌云一样，远远看去，黑压压的一片。那陡峭的峡谷，从高处看去，黑洞洞的象个无底深渊。西北风使劲地在头上打着旋儿，尖声地嗥叫着——嗥——吁。

这一切，一眼望去就象一个不高明的画家仓促涂成的一幅荒凉的水墨画。

“咳！头一天上来就碰上这种鬼天气，真是够呛！”记录员肖伍缩着脖子，嘟嘟囔囔地打着寒噤。一股股热气从他那件肥大的棉衣领子里冒出来，象一缕缕缭绕的轻烟。他是从中等专业学校分配来的，到测量队还不够半年，看上去，很象一个才摘掉红领巾的少先队员。虽然他过去在学校里实习时也爬过山，可是真正说起来，那些土包包哪能算山呀？更不用说十冬腊月里还跑到荒凉的山上去工作，何况还是在晚间。……

夜，姍姍地来了。群山的影子慢慢地模糊起来，最后终于变成漆黑一团。

田英迅速地支好经纬仪，向爬在司光台上的张克政亮了一下手电，激动地说：

“开灯！”

“啪！”一道雪亮的光，象一支锋利的剑，划破了深邃的夜空，射向远方。几乎在同时，在四面荒凉的山头上，一盏盏的回光灯都亮了，在这漆黑的夜空里，象一颗颗闪耀的小星。

“哦！来了，老顶山来了！”

“看！老雄山！老雄山！……”

小伙子们惊喜地叫了起来。

此刻，田英的心里又兴奋，又紧张。是的，这条贯穿晋东南几个大煤田的三角网能不能在今年完成，关键就在观测

了。

由于晋东南地区的能见度不太好，加上三角网的边又长，一般都在二十公里以上，白天用回照器看不见，所以只好在夜间测。在以前，这样大规模的三角网，对于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来说，那是连想也不敢想的。可是，如果这个三角网不能在年前弄出来，那么这里的好几个大煤田的设计、施工都得往后拖一年，而五年计划的完成也就要受到影响。因此，他咬一咬牙接受下来了。为了克服技术上的困难，他翻遍了所能找到的技术书。多少个不眠之夜，他埋头在书堆子里，一边读，一边做。实际的工作，就象是一所最完美的学校，在这所学校里，他学会了很多很多东西，在技术的阶梯上，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着。今天，当他看见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司光员已经能独立工作的时候，心里该是多么的激动呀！而这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他和他的伙伴们，将在这严寒的夜晚，接受任何严峻的考验，出色地完成这项关键性的任务。并且，要比以往所做的更漂亮！……

“组长同志！别的方向都来光了，只有韩家山没灯。咋办？”张克政坐在标架的司光台上，伸长着脖子问。

“继续联系。”田英说。

司光台上又巴达巴达地发起讯号来。

时间一小时、一小时地滑过去了，司光台上已轮换了好几个人，手都冻僵了，韩家山还是连灯影也没有。

“哼！难道说，马俊喂了狼啦？”不知谁嘟哝了一句。

“喂狼？他又不是羊羔儿，那末大的个子还能喂了狼？”张克

政接着說。“我看哪，他准是沒上山。也許，这会儿正守着炉子做好梦呢。……”

“別胡說！”田英不耐煩地喝道。

“老田！不是我看不起他，临出发的时候，他还发牢騷呢，說什麼：‘別的队都快收工啦，独有咱們还突击，十冬腊月的，还得跑到这荒涼的山头上乘风凉，真他媽的邪門！’你想想，他是今年才来的新測工，沒經過鍛炼，这会儿又单独出去工作，他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。”

田英想反駁，可又找不出适当的理由来。是的，韓家山沒有光，这是誰也駁不倒的事实。也許，张克政說的話不是沒有理由的。……

从远处的山谷里，升起了第一声鸡啼，在黎明前的夜里，显得特別清脆，富有生气。

周围的方向都打訊号来問：“測完了沒有？”看样子，他們也等急了。

田英嘎的一声把仪器卸了下来，对张克政吼道：

“通知他們，明天再測。你們先回村子里休息吧。我和秦怀玉上韓家山去看看。”

“回村子吃了飯再走吧！这儿去韓家山足足有三十公里呐，路上沒卖的吃的。”张克政好心地劝道。

“来不及啦！”两支手电象二只螢火虫，很快地消失在重重迭迭的群山里了。

快到傍晚时，田英独自回来了，脸色很憔悴，眼眶里象涂了一层黑圈，本来很明亮的眸子爬满了紅絲。

“秦怀玉呢？……”大家急切地問。

“我把他留在韓家山了。”

“那——馬俊呢？……”

“別提他啦！一听说韓家山有狼，有豹子，有野猪，他就吓破了胆，昨天晚上就沒敢离开村子一步。”田英餓坏了，拿起几个窩窩头，大口大口地嚼着。“我跟他談了老半天，一遍又一遍地告訴他：要是这个网出不来，那末，这几个大煤田的设计、施工都得往后拖一年。可是，他一句話也听不进去，反而冲着我发了一大堆牢騷，我一看他那股子劲头，干脆打发他回队部了。反正，这里沒有清閑的工作。”

“难……难道真的有豹子？”肖伍声音颤抖地問。

田英正在火头上，一听这話，猛地把桌子一拍，霍的站了起来：

“什么难道，难道！誰要是害怕，趁早回去！有种的，跟我走！”說完把剩下的窩窩头往兜里一塞，背起仪器，气冲冲地走了出去。

张克政走过去，輕輕地摸住肖伍的肩膀，温和地說：

“没什么，老弟！有咱們大伙在，出不了漏子。”

肖伍紅着脸，搭拉着眼皮，慢慢地拿起了架腿。

龙泉山測完了，观测組搬到了韓家山下面的小村子。这